

李敖 著

李敖情书集

李敖
五十年
唯一自选集
文学

李敖

吉林出版集团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李敖情书集

李敖 著

李敖
五十年
唯一自选集
文学

吉林出版集团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敖情书集/李敖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387-4117-9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书信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77431号

出品人 陈琛

责任编辑 魏洪超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景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李敖情书集

李敖 著

出版发行/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/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/130011

总编办/0431-86012927 发行科/0431-86012939

网址/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/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/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字数/423千字 印张/24

版次/2012年9月第1版 印次/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/3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

李敖情书集

- 新序 / 002
原序 / 004
给咪咪 / 008
给Bonnie / 010
给LW / 013
给G的九十四封信 / 015
给尚勤的两封信 / 095
给谷莺 / 099
给H的十三封信 / 101
给阿贞 / 113
给Y的四十八封信 / 115
给汝清的五封信 / 161
寄会云 / 173

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

- 自序 / 180
猫狗谚 / 182
再会呀，鳄鱼呀！ / 186



- 188 / 纸上谈钱
- 192 / 喊一声“芝麻开门!”就行了
- 194 / 头头大观
- 196 / 指教
- 198 / 理发匠就是外科医生,外科医生就是理发匠
- 200 / 送礼·向厕所跑
- 202 / 你羊我就马,你马我就羊
- 204 / 打老虎秘诀
- 206 / 你送神像我搭台
- 208 / 千年王八万年龟
- 210 / 不飞的鸟
- 212 / 你杀鹅我就杀鸡
- 214 / 原子弹与沉鱼落雁
- 216 / 他所有的鹅都是天鹅
- 218 / 麻是麻烦,可是不会生胃病
- 220 / 破锅有烂灶,李大有张嫂
- 222 / 情人与天使
- 224 / 看那熊相
- 226 / 为什么还叫别人是姥姥?
- 228 / 苍蝇的老婆最多
- 230 / 英文回文·中文回文
- 233 / 关于脖子的种种
- 235 / 眼睛有时候会上当
- 237 / “妈妈骑马,马慢,妈妈骂马”
- 239 / 老鼠不信任一个洞

说姓道名 /	242
猫头鹰为什么跟在智慧女神屁股后面? /	244
狼来了! 狼来了! /	246
谁先完蛋? /	249
猴相 /	252
从人猿到猿人 /	254
蘑菇个没完 /	257
非驴非马 /	259
骑小马·回台湾 /	261
鸽子·囫子·呆子 /	265
斗出自大来 /	267
谁在瞎忙? /	269
运动道德吗? /	271
小文十岁生日歌 /	274
生日与十二宫图 /	276
林肯·栗子·笑 /	279
“浪费蜡烛去找针” /	283
坐牢的名人 /	285
水肉·水月·影子戏 /	288
怪签名 /	290
你看中国人分得多细 /	292
天上天堂与人间天堂 /	294
猫抓耗子法案 /	296
谈年论孝 /	298
“爸”·“爹”·“妈” /	301



- 304 / 木字头的
- 306 / 踏脚石与马铃薯
- 308 / 我讨厌日本
- 311 / 从达·芬奇到蒲公英
- 314 / 瞎子可以摸出象来
- 318 / 彼得·潘与潘彼得
- 322 / 记印度
- 328 / 萨摩亚与自挽诗
- 331 / 素食种种
- 334 / 专门吃大鱼
- 335 / “海外人鱼”
- 336 / 他们六个
- 342 / 从鸭嘴兽到水獭
- 348 / “那么让他们吃饼嘛！”
- 353 / 嘴含一根草
- 357 / 我的本领就是臭
- 359 / 飞上枝头看飞枝
- 362 / 古国神游
- 365 / “古希腊的辉煌”
- 369 / “古罗马的壮丽”
- 372 / 波澜N多的波兰
- 375 / 登天梯

李敖情书集



新序

《李敖情书集》原名《也有情书》，1966年11月自费出版，但还没上市，就被国民党警备总部全部抢去。十六年后，1982年6月，我扩编成《三情之书》——《李敖的情诗》、《李敖的情书》、《李敖的情话》，由沈登恩先生的远景出版公司出版；去年文星复业，我决定再出文星版。现在先把《李敖的情书》增订新排，就是这本《李敖情书集》。

男女间事，本来都该在床上办的；不在床上办而在纸上办，总难免抽象，缺乏动态、缺乏立体感。情书云者，一言以蔽之，都该总批为“可爱的废话”。虽云“废话”，可是却不得不说、不该不说。情书是萧伯纳（George Bernard Shaw）所谓的“纸上罗曼史”。墨在纸上，自然写时是情感集中、思绪澎湃。但往往时过境迁以后，自己重读起来，未免“大惊失‘色’”（此“色”字该一语双关：一为脸色，一为女色）。至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，读别人情书，因为缺乏置身其中的情感和背景，所以常常在嗜读以后，摆下脸孔，大骂“肉麻”！殊不知他们自己写的情书——如果会写的话——更是肉中有肉、麻中有麻。所以，为公道计，聪明人绝不骂别人情书肉麻。

《李敖情书集》收有我给十位女朋友的信，我一生中的女朋友和情书，当然不止此数，但是情海余韵，亦堪“快然自足”。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有道是：

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晤言一室之内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；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！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……

纪晓岚曾戏引这段话，做他对太太的祭文，的确这段话移来写男女之情，倒更贴似。情书之为用，正在“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”之后，作为“不能不以之兴怀”

的另一“陈迹”，不同的是，身为一个爱情上的纯快乐主义者，我在“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”以后，殊乏“感慨系之矣”的滥情，我只见甜甜的回忆，不见淡淡的哀愁，这种风度，也算是“太上忘情”的变体吧？

1988年1月16日

原序

三情之书是《李敖的情诗》、《李敖的情书》、《李敖的情话》。这诗、书、话三本书，大都是我没发表过的有关爱情的文字。一般人都以为李敖是一个喜欢仗义执言的“侠骨”型人物，却很少清楚李敖还是一个喜欢花言巧语的“柔情”型人物。这三本书收集的，就是李敖“柔情”一面的文字，愿天下有情人，都人手三册。

三册书贯串的主题是：我们要有现代化的爱情。

在现代化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，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电子情歌、现代化的性病医院、现代化的人参补肾固精丸，却很少看到现代化的爱情。

现代化的爱情是什么？现代的中国人知道得似乎并不多，他们虽然也风闻什么自由恋爱，也爱得自称死去活来，但是，他们的想法太陈旧了、做法太粗鲁了、手法太拙劣了，在现代化的里程碑上，他们的爱情碑记，可说是最残缺的一块。有多少次，我看了古往今来的许多所谓爱情故事，忍不住好笑说：“中国人中的这种人呀！他们不懂得爱情！”

在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，我们简直找不到多少可以歌颂的爱情故事、不病态的爱情故事。尽管“二十五史”堂堂皇皇，圣贤豪杰、皇亲国舅一大堆，可是见到的，很少正常的你依我依，而是大量反常的你杀我砍他下毒药。

一个号称中华五千年史的伟大民族，居然制造不出来多少像样的爱情故事，这可真是中国人的大耻辱！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，是不平等的、缺少相对主体的、人格分裂的、胆怯的、娼妓本位的、男色的、没有人权的、缺少罗曼蒂克的、病态的。我读古书，少说也有三十年，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。

1979年11月5日报上说，台北西门闹区的情杀案，是“在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庄水昆，因情感纠葛愤而行凶。他先在部队内杀死了一名卫兵，并将这名卫兵的尸体藏放在车辆底下，然后拿了一支枪从新竹赶到台北，到了自己一见钟情的部属妹妹许美月家中，将许美月击毙，击伤她的哥哥，并纵火焚屋，然后畏罪饮弹自杀”。看吧，随便一个例子，就显露给我们多少病态、多少粗鲁！但你别忘了，这

种行为，并不是“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”个人的行为，这种行为是陈旧、拙劣爱情传统的反映，只有根本不懂爱情为何物的人，才如此焚琴煮鹤、如此赶尽杀绝、如此霸王硬上弓。真正的爱情绝不这样，这样不漂亮的、不洒脱的，绝不是真的爱情！

现代的中国人，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，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，开展现代化的爱情。迷恋秋雨梧桐，何如春江水暖？感叹难以为继，何如独起楼台？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，中国文化和乡土都无根可寻、无同可认，虽然本是同根生，无奈土壤不对，对现代的我们，实没好处。

多少年来，我在传统下摸索正确的爱情路子，最后我终于摸索完成，我终于得到了了解脱的快乐，几个完成的重点，我愿意特别提示一下。

爱情是不盲目的——张飞的眼睛

神话里说那长着小翅膀的爱神丘比特跟情人赌钱，最后什么都输光了，就把眼睛做赌注，最后又输了，就变成了瞎子，“爱情是盲目的”（Love is blind.）的话，就是这样出来的。但我认为，“爱情是盲目的”是错的，我认为爱情该像《三国演义》中张飞的眼睛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除了眨眼，连睡觉都是睁着的。

睁着眼睛的恋爱才是真的恋爱，西施不该只出在情人眼里，爱情应该知道对方的优点与缺点，这样就没有不适当的希望和失望。比如说你爱一位所谓“新女性”，但她整天搞星象、搞算命、搞紫薇斗数、搞怪力乱神，你就知道她一点儿也不新，她的大脑其实是中国农村、希腊农村的旧女性，但你也不妨爱她，但你绝对不要盲目。

爱情是不痛苦的——它是纯快乐

我认为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，这种快乐，是纯快乐，不该掺进别的，尤其不该掺进痛苦。过去胡适之先生给朋友写扇面，他写——

爱情的代价是痛苦，
爱情的方法是忍受痛苦。

我认为他全错了。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、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、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。真正的第一流的人，是不为爱情痛苦的，像一位外国诗人所说的——

啊！“爱情”！他们大大地误解了你！

他们说你的甜蜜是痛苦，
当你丰富的果实
比任何果实都甜蜜。

Oh Love! They wrong thee much
That say thy sweet is bitter
When thy rich fruit is such
As nothing can be sweeter

这才是健康的爱情观。

爱情是灵肉一致的——肉一样重要

自古以来，有一种毫无根据的怪论，就是“唯灵论”，或说“灵魂至上论”，或说“崇灵贬肉论”。这样怪论，不论怎么叠床架屋、怎么演绎，它的基本调门，不外乎灵是高的、圣的、好的；肉是低的、邪的、坏的。这种灵上肉下的思想，是错误的。

一位外国诗人，曾用美丽的诗句，巧妙指出：

……灵之对肉，并不多于肉之对灵。

...Nor soul helps flesh more, now than flesh helps soul.

这是何等灵肉平等的伟大提示！这诗人又指出：肉乃是“愉快”（pleasant）的象征，是可以给灵来做漂亮的“玫瑰网眼”（rose-mesh）的，这种灼见，实在值得满脑袋“灵魂纯洁”“肉体不纯洁”的卫道者反省。懂得爱情的人，绝不忽略灵肉任何一方面。

爱情是会变的——接吻来分离

在爱情里的人，没有人愿意看到感情在变，但是感情明明在变，不承认感情在变的人，是不了解爱情的。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，拼命用各种保证与手段去巩固感情，用海誓山盟、礼教、金钱、道德、法律、戒指、结婚证书、儿女，乃至刀枪和硫酸想使感情不变，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第一流人的态度。第一流人的态度是潇洒的、洒脱的、来去自如的，像一位外国诗人所说的——

既然没有办法，
让我们接吻来分离！

Since there's no help,
Come let us kiss and part.

这才是第一流人的态度。

爱情是要技巧的——不一起下山

承认感情在变，然后就要技巧地处理这种变。《水浒传》里王婆说男女关系有五（个）条件，第四（个）条件是“小”，小就是技巧，就是细心体贴，不发生技术错误。就是结婚要送玫瑰花，离婚也要送玫瑰花。公鸡对母鸡是不讲究技巧的，公鸭对母鸭是不讲究技巧的，霸王硬上弓是不讲究技巧的，但第一流的人不是公鸡、不是公鸭，也不是霸王，他自然会很技巧地处理爱情。

男女关系好像一起上一座山，我认为上山时候，可以在一起，到了山顶，就该离开，不要一起下山，不要一起走下坡路。男女之间最高的技巧是不一起走下坡路，应该在感情有余味的时候，先把关系结束，不要搞到恶形恶状，赶尽杀绝。

爱情是唯美的——不涉真和善

有的女人要在爱情上追求真、善、美，我认为这种人太贪心了。我们习惯上讲真、善、美，“真”是科学哲学的问题，“善”是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问题，“美”是美学艺术的问题。凡是涉及“真”和“善”的问题，我认为女人都不适合追求。你只要做一次选择法就够了。如果“真”、“善”、“美”三者不可兼得，一定要女人选三分之一，全世界所有的女人，都会宁愿不做真女人、不做善女人，而要做一个美的女人。女人宁愿是个假女人、坏女人，也要是个美的女人。这就是说，女人的本质是唯美的，女人实在不适合求真、不适合择善，女人把感觉当做证据，这种人，怎么择真？女人把坏人当成好人，这种人，怎么择善？所以女人追求真相，真相愈追愈远；女人择善固执，善恶愈择愈近。女人只能追求美，一（个）女人若在追求美以外，还要追求真和善、还要替天行道、还要大义灭亲，会发生可怕的错误。

我相信男女之间的一切关系，都是唯美的关系，恋爱应该如此、结婚应该如此，离婚更应该如此。男女之间除了美以外，没有别的，也不该有别的。

上面的几个重点，可说是这三情之书所特别环绕的信念，读这三本书的人，请特别注意这些信念在我心路历程中的变化。注意了这些变化，再回看我这些“少年哀艳杂雄奇”的作品，自然将有会心的领悟。

1982年4月17日

给咪咪

亲爱的咪咪：

一连五天没有写信给你了，我知道你一定感到很奇怪，奇怪我为什么“懒”起来了。其实真是见你的鬼，我才不懒呢，五天来我每天都勤于反省——反省我在女孩子面前是否吃了败仗，是否被那诡计多端的小丫头洗了脑。

反省的结果，我，李敖，悲哀地失望了，我想不到我竟有些儿动摇，于是我大叫一声，往后便倒，倒在床上，活像那只满面病容的猫儿，但疼的并不是右“腿”，而是那征服咪咪的雄“心”。

神话里的Mermaid（美人鱼）时常在海上诱惑水手去触礁，她会甜言蜜语地说：

……给我一个奇迹好吗？让别人忽略你的存在而你却比以往更健全更有力地生存吧！

于是，水手听了她的，放弃了骄傲、嚣张与忧愁，在这几天中埋葬了他原有的许多习惯，他偃卧在远海天边的孤岛，那是一个与尘世隔绝的地方。

这几天来我出奇地沉默，不愿跟别人交往，我感到很疲倦，在世俗场中我周旋得太久了，我渴望休息，于是我也“唯心”起来，神游着六合以外的幻境，在那里没有庸碌之往来碍我耳目，也没有俗场中人来扰我心灵，在孤岛上只有你——那最了解我的小东西！

我们同看日出、看月华、看闪烁的繁星、看苍茫的云海；我们同听鸟语、听虫

鸣、听晚风的呼啸、听Ariel的歌声，我们在生死线外如醉如醒，在万花丛里长眠不醒。大千世界里再也没有别人，只有你和我；你我眼中再也没有别人，只有我和你。当里程碑如荒冢一般地林立，死亡的驿站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远远的尘土扬起，跑来了喘息的灰色马，带我们驰向那广漠的无何有之乡，宇宙从此消失了你我的足迹，消失了咪咪的美丽，和她那如海一般的目光。

敖 1958年3月18日 西洋近古史课上

给Bonnie

Bonnie:

谢谢你在聚餐时对我的两次批评和临走前的一番直言，我不能不感谢你，为了你至少使我知道在那种人情泛泛的热闹场合里，竟然还有一位不惜犯颜规劝我的冷眼人。

四年来，我的为人和作风始终受着人们的非议，并且不爽快的是，这些非议多是在我背后的阴影里面发出的，很少人能够直接在我面前显示他们的光明和善意，他们论断我的态度缺乏真诚，也缺乏表达真诚的热情和度量。

对这些层出不穷的臧否与攻击，我简直懒得想，我觉得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多嘴而怯懦的小蚍蜉，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。而我这方面，却又仿佛是个玩世不恭的禅宗和尚，总是报以一个揶揄的鬼脸，或者回敬一个“老僧不闻不问”的笑容。

近几年来，我一直在用“存在主义”的方法，树立着“虚无主义”的里程碑，思想上的虚无再进一步为行为上的任性和不羁，使我很轻易就流露出阮籍那种“当其得意，忽忘形骸”的狂态，聚餐时的表现只不过是我放浪形骸的一小部分，可是已经足以使你看得不舒服了！

在这四年的岁月中，我历经了不少的沧桑和蜕变，本性上的强悍与狂飙使我清楚地知道，我总归是一个愈来愈被“传统”所厌恶的叛道者，我孤立得久了，我不太妄想别人会改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了，我也不再希冀我喜欢的人能够对我停止那些皮相的了解了。听了你对我说的话，我忍不住想起那位命途多舛的女诗人Sara Teasdale的两行句子：